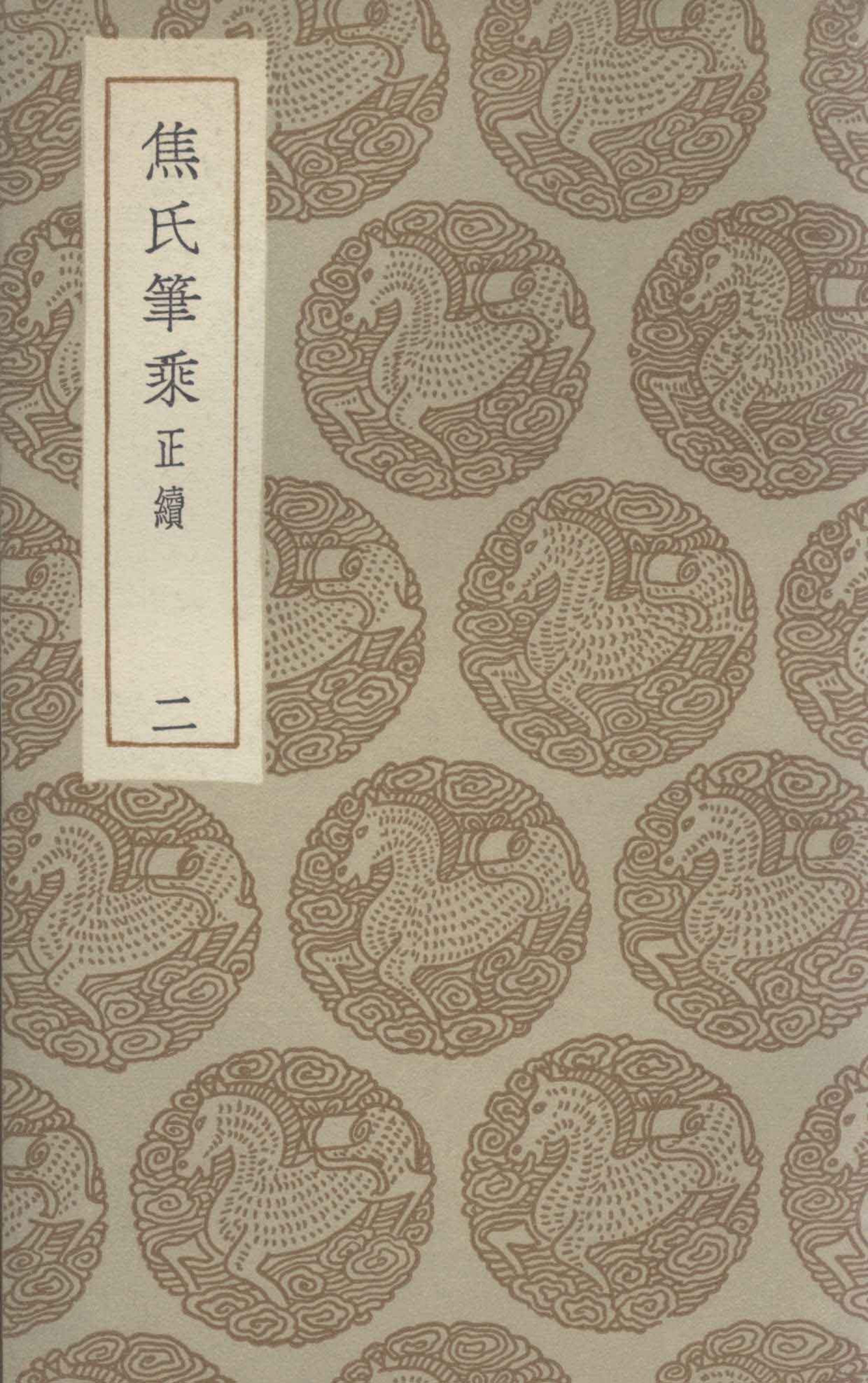


焦氏筆乘正續

二





乘 筆 氏 焦

續 正

(二)

輯 竝 焦

焦氏筆乘卷四

包改古文

六經本皆古文。自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而俗書始雜之。至今則魯魚陶陰。字既差訛。聖體體。書復苟簡矣。久假不歸。積習成俗。其奈之何哉。

葦橙

上林賦。葦橙若蓀。李善本作葦持。葦音針。乃馬藍。又作寒將。卽寒蔣。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張揖曰。葦持缺。故詳具之。

詩用助語

王昌齡灞池詩。開門望長川。薄莫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助語。殊有致。孟襄陽詩。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依止此山門。誰能效某也。亦瀟灑可喜。他若山如仁者壽。風似聖之清。大類學究口吻。不足言詩矣。

移中監

論衡云。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備具。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欲其及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

定襄伯能詩

定襄伯郭登鎮大同。廉而尙謀。有古良將風。己巳之變。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攪地龍等法。發其機。頃刻數里皆陷。砲一發五百步。顧又嫻文學。所著左傳解。可與杜武庫爭衡。嘗記其二詩。哀征人云。天迷離水鳴咽。戰馬無聲寶刀折。冤鬼慘酸啼夜月。青燐熒熒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客中奉晚云。遠塞書難寄。空庭花自開。舊巢雙燕子。今歲不曾來。噫。登以勇將而兼儒雅若此。卽韋孝寬。薛仁貴。何以過之。

周文襄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凡二十三年。督理歲漕。鑄鐵量。定支撥。減重額。稽羨餘。立綱運。處蘇揚鹽利。計賑濟。脩圩塍。疏水利。均加耗。以舒貧乏。置編囤。以革逋欠。立改兌。以省舟費。建倉廩。以便搬貯。處草折。以易輸送。定金花。以抵京俸。起布式。以釐奸僞。收帶徵。以禁馬頭。皆鑿鑿垂百世之利。然公謀慮深長。善采衆論。故能就此。聞其巡歷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閒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唯恐其不盡也。

讀書不識字

宏甫爲南比部郎。日聚友講學。寮友或謂之曰。吾輩讀書。義理豈有不明。而事講乎。宏甫曰。君輩以高科登仕籍。豈不讀書。但苦未識字。須一講耳。或怪問其故。宏甫曰。論語大學。豈非君所嘗讀邪。然論語開卷。

便是一學字。大學開卷，便是大學二字。此三字，吾敢道諸君未識得。何也？此事須有證驗始可。如識論語中學字，便悅樂不愠，識大學二字，便定靜安慮。今都未能，如何自負識得此字耶？其人默然不能對。

陳遇今之子房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博學有治才。太祖定金陵，以御史秦元之薦，即召見，上禮之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幃幄，坐久必賜宴，命廐馬送歸，車駕凡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摠悃，所獻替悉保國安民至計。授翰林學士，者再固辭，嘗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授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醫療踵至，病愈入謝，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務，但從容燕見，談說經史，古今成敗而已。有被譴者，力爲解，上每聽之，欲官其子，亦不受。年七十二卒，賜賻祭，加東園祕器，眷待之隆，羣臣莫敢望。噫，陶宏景稱張良古賢無比，蓋自況也。然梁武功業，視漢高何如？而以子房自待耶？李韓公、劉誠意、勳庸茂矣，而不免於禍，獨先生言行本朝，而爵不得加其身，功濟蒼生，而史不得泄其謀，豈直一時之馮翼哉？謂今之子房可也。

史癡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爲新聲樂府。性豪俠，不羈，不喜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或徑以言折之，不顧遇所善，則留連忘懷，無貴賤皆與款洽。家有樓，近冶城，扁曰臥癡，中列圖史，敦彝位置雅潔，有酒餽，引客笑談，呼盧其中，不醉不已。然翁飲輒醉，醉則按拍歌新詞，音吐清亮，旁若無人。有姬何名玉仙，號白雲道人，聰慧解篆書，居常以文字相娛樂，甚適也。有時出遊，輒附舟而行，不告家人所往。女笄當嫁，婿

貧不能具禮。翁詭攜觀燈。同妻送至婿家。取笑而別。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其達生玩世如此。善作畫。不拘家數。縱意作山水樹石。清潤紛錯。天機渾成。大率以韻勝。得其片紙者。皆藏弄以爲寶。余友盛仲交。嘗輯翁遺詩。同金元玉詩爲一帙。題曰江南二隱。惜未能板行耳。

顧清甫

金陵顧居士名源。字清甫。少豪雋不羣。詩書畫皆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趣迴絕。然實自古法中來。一日。與余論書曰。書須古法四分。已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中年究心禪理。大有悟入。然未嘗以得理而薄脩。因晚節與名僧舉西方社會。戒律精嚴。無與爲儷。臨終端坐而瞑。舉室聞蓮花香。三日始歇。居士嘗手書數絕句。貽余。今筆於此。十箇蒲團九箇穿。誰家枯井雪難填。而今法法成三昧。聲色無妨到耳邊。松火炊羹烟滿衣。雪寒豪士古長饑。明珠不換黃齏甕。涕吐光爭日月輝。鼎食何人曉夜忙。全機隨處好參詳。漁竿不負秋如錦。兩岸黃花撲棹香。短褐長鑊老石門。蔬盤容易度朝昏。百年智巧消磨盡。慚愧人傳粉墨痕。腕上雙刀照雪花。少年曾醉魯朱家。揣摩未展男兒志。頭白都門學種瓜。雪屋寒菹有歲華。黃金過斗未須誇。若言竹帛功難朽。也是空添眼上花。藤葉青莎稱體長。菊花新酒滿瓢香。時人若訪龐居士。萬樹雲蘿護草堂。布髮曾爲授記人。草衣隨處屬閒身。十年朋舊塵勞破。香火同酬野寺春。雲裏青山古檜叢。枝柯如屋蔽霜風。男兒有志投蹤跡。餅鉢依稀在手中。

點朝班

子美。幾回青瑣點朝班。用脩謂點讀如玷。漢書祇足以發笑而自點耳。與此點字同。余謂不然。若作玷字。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八詔蠻。蓋唐人屢用之。亦可證杜詩之不音玷矣。

摩詰見地超然

子瞻云。子美詩。王侯與螻蟻。同盡歸邱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知其文字外別有事在。然子美亦偶及此耳。要非本色。必也。其摩詰乎。觀魏居士書。胡居士三詩。可謂妙絕。如卽病卽實相。趨空定狂走。無有一法真。無有一法垢。又因愛果生病。從貪始覺貧。又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軌。非其見地超然。安能鑿空道此。

杜詩無一字無來處

山谷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今試拈一二。如驥尾蕭蕭朔風起。用漢天馬曲。眼有紫焰雙瞳方。用馬經語。儒術於我何有哉。用崔祥語。孔邛盜跖俱塵埃。用阮兢語。詩卷長留天地間。用劉楨語。深山大澤龍蛇遠。用左氏語。遠山却略羅峻屏。用孫綽語。十日不一見顏色。用江淹語。青鞋布襪從此始。用謝元暉語。青袍白馬更何有。用庾信賦語。舟人漁子入浦激。用海賦語。關中小兒壞紀綱。用梁到溉語。十年厭見旌旗紅。用角里先生語。文采風流今尙存。用羊祜語。丈夫蓋棺事始定。用劉毅語。明年此會知誰健。用阮瞻語。不分桃花紅勝錦。用漢李夫人語。卽今耆舊無新語。用張湛語。陶冶性靈存底物。用鍾嶸語。一談一笑俗相看。用王遇元語。鄰雞野哭如昨日。用張禹語。聊舉一隅不可殫述。

秦城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城北爲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皆用此。而秦中詩。春城依北斗。郢樹發南枝。春無義。且不可對郢。當是秦城耳。

綠沈

綠沈。設色名。猶今所謂沈水色耳。宋人詩話解杜詩。乃謂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鎗臥於苔。爲綠所沈。此何等語邪。南史。隋文帝嘗賜張奩以綠沈之甲。薛氏遂以綠沈爲精鐵。陸龜蒙竹詩。一架三百竿。綠沈森杳冥。趙德麟遂以綠沈爲竹。皆誤也。

孔明詩解

一日侍天臺耿師側。師問曰。杜詩。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何謂也。時解者棼棼。都未愜意。余曰。人以三分割據。爲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爲正如雲霄一羽毛耳。必也。偶伊呂而失蕭曹。乃盡公之才。惜乎運移身殲。僅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章八句一意。讀者逐句解之。失其旨矣。時座人咸服。師亦首肯者久之。

諸將詩

諸將詩。天下軍儲不自供。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爲兵。無事則散爲農。是軍儲皆自供也。今兵不得休。故軍

儲但取給別孔而不自供。惟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力興屯田。不失唐之舊制。故結云。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特歸美之。杜詩具時事。稱爲詩史。以此。

詩用成語

詩有就用成語爲句者。隋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頭。琮曰。昏黑應須到上頭。子美香積寺詩用之。謝靈運詩題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太白亦用其全語爲詩。

杜詩用投字

遠投錦江波。投音豆。假借爲逗合之逗也。又借爲句讀之讀。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又借爲酸酒之酸。梁元帝樂府。宜城投酒。今行熟。停鞍駐馬。暫棲宿。蓋重醞謂之酸酒。

杜詩用孫策語

劉貢父詩話云。曹參曾爲漢功曹。而杜詩云。功曹非復漢蕭何。誤矣。按曹參亦未爲功曹。子美自用孫策語耳。吳虞翻爲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廣德元年。子美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故以自況。三國志既非僻書。貢父乃未之見。而輕詆子美何邪。

詩誤出韻

楊用脩云。杜詩留歡卜夜闌。當是下夜闌。少陵詩無出韻者。然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農出二冬韻。九日奉嚴大夫詩。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難。不眠持漢節。何日出巴山。難

出寒韻。崔氏草堂詩。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盤剝白鷓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芹字出文韻。又賀知章。少小辭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衰字出支韻。劉長卿青春衣錦更相宜。白首垂絲願不違。違字出微韻。皆趁筆之誤。

金盃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注云。玉魚事見西京雜記。金盃卽玉盃。本南史沈炯事。蓋借用。噫。子美自謂讀書破萬卷。乃貧於一字如此哉。按孔氏志怪。盧充入崔府君墓。與其小女婚。別後四年。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頤兒。恩愛從此別。斷絕依肝脾。充詣市賣盃。高舉其價。冀有識者。歎一老婢問充得盃之由。因曰。我姨妹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著棺中。今視卿盃甚似。杜公蓋用此。以世罕知。特詳疏之。

杜詩誤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軒指軒車之軒也。子美。軒墀曾寵鶴。則誤以爲墀。乘槎至天河。海上客也。奉使虛隨八月槎。則誤爲漢之張騫。劉越石爲胡騎所圍。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并起圍奔去。胡騎中宵堪北走。則誤用爲笛詩。李正己曰。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籓同。藥卽欄。欄卽藥也。乘輿還來看藥欄。與王右丞。藥欄花徑衡門裏。則誤爲花藥之欄。

子瞻用禹錫詩

劉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樂天嘆爲警絕。子瞻云。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則又以己意幹旋用之。然終不及劉。大率詩中翻案。須點鐵爲金手。令我詩出而前語可廢始得。

韋蘇州

韋蘇州詩。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境靜人閒。翛然在目。荆公鄰雞生午寂。芳草弄秋妍。雖語出韋。然亦工絕矣。

帛道猷

晉時沃州山帛道猷。陵峯采藥詩。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後人截取四句。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誦之更覺高妙。秦少游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參寥。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皆竊其意。然誦二詩。益見道猷之工。學者知二詩不如道猷。可與言詩矣。

東坡用熙載事

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以衲衣酬之。東坡謝以詩。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按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爲常。坡詩用此事。

魯直以薺爲筍

高力士貶所見園中薺菜。士人不解喫。賦詩云。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文。潛薺羹詩。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藜羹最清好。固應加糝愧吾緣。真當家事也。魯直作食筍詩。乃云。尙想高將軍。五溪無人采。以薺爲筍。何啻千里。

作詩不讀書

葛常之云。僧祖可作詩多佳句。如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又窗間一榻篆烟碧。門內四山秋葉紅。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不過烟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徐師川乃極稱之。何邪。予謂讀書不多。數語最中學者之病。世乃有謂詩不關書者。遂欲不持寸鐵。鼓行詞場。寧不怖死。世說王恭有清詞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頃名能詩者。一事累用。殊令人憎。弊正坐此。

東坡誤用事

小說云。東坡用事。雖爛熟亦檢看。然誤處政自不少。號國夫人夜遊圖云。當時亦嘆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按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謾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用之。又玉奴絃索花奴手。花奴指汝陽王璿。而以玉奴爲楊妃。又戾於前詩矣。又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見扁鵲傳。而以爲倉公可乎。又詩云。獨憐司馬能饒石。餘有中郎解摸金。出袁紹檄曹

操云發邛中郎將摸金校尉摸金非中郎也。又登徐州戲馬臺詩。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下有路號玉鉤斜。非徐州事也。又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龜。攷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龜。非彌陀事也。又代人留別詩。絳蠟燒殘玉笋飛。雅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按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是也。乃以爲姓西。又石建方欣洗廁。姜龐不解嘆蚺蟻。漢書本作廁。蓋中衣也。二字亦不應倒用。

陰火

木元虛海賦。陰火潛然。初不知其說。後見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卽不復見。意元虛指此耳。

撝謙

撝謙。撝裂也。從手爲聲。通作麾。詩。麾之以肱。書。右秉白旄以麾。亦通作撝。謂指撝。皆謙也。本義作發揮其謙。非。

雅春

楚元王傳。衣之赭衣。使杵臼雅春於市。雅。樂器也。樂記。訊疾以雅。注。雅狀如漆箏。中有椎。周禮。笙師注。如漆桶而鼻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輓之。有兩組。疏。畫足言春米之桶。似雅之漆桶。故名雅春。舊注。

皆未的。

東坑

甘泉賦。陳衆車於東坑。辨亡論。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注。東坑。東海也。說文。坑。闕也。虛壘也。

許景先詩誤

史記。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又抱朴子言。龜或浮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許景先詩。蘭葉負龜初薦社。桐花集鳳更來儀。誤以蓮爲蘭。

檣杙

檣杙。舊注惡獸名。檣非也。檣。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檣杙。惡木也。取其記惡以爲戒。趙岐曰。檣杙者。鬪凶之類。與於記惡之名。杙。樹無枝也。从木从壽。久也。兀。不動也。不从彡。則非獸明矣。史。高陽才子檣戴。漢書。檣余山。藝文志。檣生。皆作直由切。惟孟子今音濤。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猾夏

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書云。蠻夷猾夏。取此義。

騰遠射干

相如賦。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服虔曰。騰遠。獸名。張揖曰。射干似狐。能緣木。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或禽名未可知也。莊子。騰猿得枳棘。南都賦。鸞鸞雛雛翔其上。騰猿飛獼棲其下。蜀都賦。猿狖騰。

希而競捷。豈騰遠卽騰猿。猿遠字相近而誤耶。

飛龍

飛龍。鳥名。鳳頭龍尾。其文五色。以象五方。一名飛廉。一名龍雀。漢銅鑄其象。以彰瑞應。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天馬。置平樂觀。故曰龍雀蟠蜿。天馬半漢。天馬卽銅馬。言其形容之高。半入雲漢也。六臣注未詳。宜補入之。

烏鬼

鷓鴣。水鳥。似鷓而黑。峽中人號曰烏鬼。子美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言此鳥捕魚。而人得食之也。又元微之云。病賽烏爲鬼。巫占瓦代龜。

布被瓦器

東漢王良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此事自今人視之。亦奇絕矣。夢醒錄。載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爲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麪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余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旣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白。此必鄉先生某少卿也。其爲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噫。今之人有官清要。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操井臼以養者乎。第施施然藉其權力。漁獵小人。爲肥家飽妻子之計而已。故嘗嘆世之爲官者。其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

價日損一日。其勢燄日張一日。

楊少師

楊少師士奇。正統初。每朝罷歸家。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閑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係國事如此。其與三楊並推為碩輔。良有以哉。

趙清獻王三原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子姪欲悅公意。厚以貲易鄰翁居。廣其第。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為鄰。忍棄之乎。命亟還其居。而不取直。成化間。三原王公恕去官抵家。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為業。公呼而讓之曰。某某皆我故舊朋友。豈宜奪其居。俾之遠去乎。乃召之各還居焉。給以原券。不問價。二公之賢。此其所輕為。然令世之怙勢侵奪閭里者。聞之當愧死矣。

左右尚書

冢宰王公直。居銓部四十載。公壻當選。預求善地。公曰。我知矣。後入選。地既非善。且遠僻。壻曰。地遠無腳力。奈何。公曰。爾憚遠。他人不憚遠耶。解槽上馬與之。後以年老求解職。薦王公勦自代。朝廷固留之。與共事者數年。當時有左右尚書之名。前後無有也。

趙風子

正德七年十月。流賊趙風子。械送京師。經河南。題詩驛壁云。秦庭有劍誅高鹿。漢室無人問丙牛。言官豎專權。宰臣尸位也。世道不臧。至爲盜賊所指。可爲嘆息。

魏尙書

南京吏部尙書魏公驥。景泰初至京師。請致仕。閣學陳循。公考試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悅。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己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循後以天順改元。謫戍。公居家二十年。成化七年。壽九十八乃卒。噫。公之識遠矣。其所云以朝廷事爲己事。安得善終。尤爲名言。士大夫當佩服之。

戴縉王億

佞幸汪直之坐西廠也。以九卿堂上官奏罷。御史戴縉獨奏曰。直所行皆公。不宜罷。因置廠如故。縉陞副都御史。於是御史王億效焉。奏曰。直所行可爲萬世法。億陞副使。呀。一副史。一副都。驅縉紳之無恥。一至此哉。

制字順物性

鸞。愛陰惡陽。故易曰。鳴鸞在陰。从雨。鸞。好霜。故从霜。鷺。惡露。故去雨。皆制字順物性之義。又諧聲。

絲綸簿

張汝弼、跋楊文貞與太和令吳景春書末云。公晚年以子稷下詔獄。故而屈館閣。政柄移于大璫。遂爲厲階。不可言。尙未明指政柄爲何等也。王公震澤長語曰。舊聞陸公簡云。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簿送司禮監。余入內閣。見藏累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陸公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王公身遊館閣。尙真有此事。豈有不知者。嘉靖初。言路大開。諫官言及是簿。且言文淵閣印。亦爲司禮監奪去。請追還之。詔詰問印簿安在。令言者自追之。言者伏罪乃已。余謂政柄在人。主信用何如耳。豈係此一簿乎。且官寺不當干政。祖宗訓誥。可據者甚多。而取此茫昧不根之說。不學故也。

劉文介公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爲其子稱屈于上。欲罪儼等。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二人以罪死於戍。文介名益起。時張寧爲禮科。劾曰。卽令才而屈猶不可。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爲小人無忌憚之戒。言雖不行。天下壯之。嘉靖間。翟鑾二子登第。時謂一鑾當道。雙鳳齊鳴。肅皇內批曰。鑾在朕左右。二子才如軾轍。亦不當並中。鑾并二子俱削籍去。近張居正弄權。小人羽翼。諸子連中鼎甲。官翰林。其黨王篆。朱璉之子。皆竊科名。方乳臭子。應試京省。尙書巡撫以下。日夕候門。其入棘院監試。御史爲之傳遞文字。被褥几榻。無異私家。飲食絡繹。應接不暇。嘻。其甚矣。世間公道多壞。唯此一事。稍存籓羊。乃爲無恥小人。廢壞殆盡。其及於禍。宜也。昔宋人以貴胄

不可先寒峻。退沈文通。進馮京爲第一。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噫。此事難望於今之人矣。居正之覆轍。不可鑒乎。

唐仲友書王蠋事後

唐仲友集有書王蠋事後一篇。可謂善讀書矣。云天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難知。復齊之功。人皆曰田單。太史公以爲是蠋。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單于是不得獨有其功。而蠋之死。不獨大義之明。其功亦莫之先。此太史公意也。單以卽墨之微。敗燕師而禽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卽墨之守。救死之計耳。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爲戰。故燕并兵于莒。而緩卽墨。及淖齒戕溥王。則莒不爲齊矣。燕不卽爭。而東攻卽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爲齊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敵。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蠋不死。法章不立。卽墨之遺黎。無所繫其心。單雖智。其能獨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卽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蠋。無加損。據事實錄。附之單傳。則知蠋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書蠋于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爲之。復齊之功。蠋實唱之也。斯春秋推見至隱之意歟。

趙古則

趙古則、搗謙、餘姚人。字學最精。洪武初，徵校正韻。衆以謙年少，黜爲中都國子監典簿。同官論事不直，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六書本義，及易學提綱、歷代譜贊、造化經綸圖、周易圖、釋南宮續史斷、童蒙習句、南游經詠集，攷古餘事諸書，三百餘卷。大臣薦召爲瓊山教諭。進所著書，不報。謙於勢利聲華，澹然無罣礙。直義所在，目無王公。以此厄窮無悔。卒於番禺。初，謙來京，宋濂遣子仲珩受業。謙歸，仲珩校正韻，多用其說。旣沒，門人柴廣敬以聲音文字通進，亦未板行也。夫以謙之學行，濂又當時信幸臣，而遣子受學，不爲不知謙矣。亦不能力薦之，而竟爲媚嫉讒人所阻，以文學之士反錮于右文之朝，直道之難容，匪今斯今，噫，可悲已。謙書今行世者，惟六書本義及學範六篇。邱深菴、李西涯、謝木齋皆訪其書于嶺南，不獲。

俎豆軍旅

孔子言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王道思以爲俎豆中有軍旅，蓋其精神嚴固，志意堅卓，可以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所以行三軍敵千萬人者，卽此事也。衛靈自以陳法爲問，殆謂王孫賈輩之所治，此豈孔門之學，而所謂聞俎豆之事者，自以正對，非婉辭以爲拒也。當時衛公旣不悟，後世儒者亦復謬解，于是軍旅俎豆判爲二事，而雍容細謹爲文儒之習，暴厲悍伎爲武人之長，蓋道之不明如此。

朱子

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于聖賢大旨。未暇提掇。遇精微語。輒恐其類禪。而以他說解之。是微言妙義。獨禪家所有。而糟魄糠粃。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趙學士孟靜云。昔讀朱子私抄。未嘗不惜晦翁之不啻於言。而勇於爭論也。往讀荀卿譏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回視孟子之禽獸楊墨。竊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也。墨子本於禹。楊子本於黃帝老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遽極其討伐。而擬諸禽獸。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之略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則孔氏以前。有所不暇考。荀氏之言。或未爲過。至謂不知其統。則決不敢以荀言爲然矣。何者。統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窒。豈宜以論孟氏也。孟子之宗。持志養氣是也。義卽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人自嬰兒以及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爲教。顧已狃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尙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姑爲是謙退耶。抑所造實若此耶。使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隲之工。彈說之盡。椎擊之便。剝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莽莽好飲食而尠廉恥。以詩書發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爲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

是而非其非。故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如衆竅之號，而各據其參參刁刁，以相爭於靡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雅意，欲息諸子之爭論，以相忘於道術之中云耳。顧雖程邵大儒，亦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爲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尙不知解，況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如莊生者，莫如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指要矣，曰吾於道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儒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耳。其短者，吾直奔之已耳。所貴於折羣言之衷者，不當如此乎？今觀晦翁之書，其所評隲千古，彈說百家，椎擊名士，剝剔羣言，不遺餘力矣。有曰：吾于某而取其某長者乎？有曰：古之學術，有在於是，某乃聞其風而興者乎？有曰：各以其術鳴，而同於一吹，目爲天籟者乎？故予嘗謂學術之歷今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始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遏籜曲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于禪，目爲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浼已，顧自處于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務理會，以爲極致。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爲喜，稍涉易簡疎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于異端也。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授人以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爲闢禪而不知其實尊禪，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可以學儒。

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乎。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邪。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繫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塵埃濁物。昏沈鑽故。滯而已邪。僕往日讀朱子書。其論如此。又欲以暇日披覽抉擿。取其合者爲一編。別爲一書。以表諸子。凡經朱氏掊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於莊生道術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關涉頗大。力未必能遽爲而止也。

當歌之當非去聲

卮言云。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杜。玉珮仍當歌。本此。用修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得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爲該當之當矣。大瞶瞶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卽當歌也。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元美此言。誤會用脩之意矣。用脩正讀當爲平聲。如當時之當。言人生對酒。與當歌之時無幾耳。何嘗作去聲。如當泣。當歸之當哉。子美詩。當亦作平聲。若如元美讀。不成詩矣。

刺閨

梁戴嵩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注。謂夜有急報。投刺於宮門。非也。刺。卽鑽刺之刺。如云穴門以入耳。南史。陳文帝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豈亦可以投刺爲解耶。

羅先生論仁孝

或問羅近溪先生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與孝何別。先生曰。仁孝原無分別。孔子云。仁者。人也。蓋

仁是天地生生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純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卽耳聰目明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生機不拂。充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人旣成。則孝無不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亦非孝也。故善學者在父母則爲孝子。在天地則爲仁人。

桎梏

羅先生因學者誦孟子牛山一章。嘆曰。聖賢做人甚切。人未之思耳。卽桎梏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舊爲刑曹。親見桎梏之苦。自頂至踵。更無寸膚可以動活。輒爲涕下。學者曰。今人從軀殼起念者。皆桎梏之類也。先生曰。良心寓形體。形體旣牽。良心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耳目廢置不用。雖心思亦皆休歇。然後身中神氣稍稍得以出寧。及平旦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矣。回思日間形役之苦。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桎梏之。無所從告也哉。

人不知而不愠

羅先生因學者講人不知而不愠云。君子於此。漠然無所動於中。嘆曰。如此。則孔子之教有倦時矣。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也。參看。蓋君子直欲與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己以求爲可知而已。於人奚愠耶。余因視范純仁經筵進講至此曰。此卽無逸小人怨女曷女。則皇自敬德意。與先生所見畧同。余又記先生入覲時。張江陵方爲裕邸講官。張與先生同會友也。先生謂之曰。公今責任甚重。吾有

一語問公。須隨問卽答。勿容擬議。張曰。何語。先生曰。公每對講時。果有必欲堯舜其君意否。張沈吟久之。曰。此亦甚難。先生嘆曰。公所居何等責任。乃無一段真精神。以感格君上。而第爲此言。不爲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哉。時曾吏部從傍解之曰。此亦無可奈何。先生切責之曰。吾與張君言至此。欲爲滴淚。而君猶爲諛言以相寬。是無人心者也。且君之子病篤。萬無生理。猶延三四醫。日夕營救。君此時肯曰。無可奈何否。聞者慄然。然江陵之心。竟不可轉移。久之柄國。且怒先生。罷其官歸矣。

夫子得邦家

林時譽問羅先生曰。昔人謂子貢晚年進德。如謂仲尼日月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真是尊信孔子。到至處。先生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爲進德。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夫子此仁恕。卽一時將天下萬世。都貫徹了。子貢不知。卻只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爲位。爲萬世立命矣。子貢猶不知。且追恨夫子未得邦家。未見綏來動和之化。與夫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于場。六年不去。猶是此念耿耿也。當時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會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正木鐸天下萬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將無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子貢一般看了。此是學問大關鍵。吾人學聖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

堅白

嶢嶢者易缺。堅而磷者也。皦皦者易污。白而緇者也。孔子則不然。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磷。不曰白

矣。我無以受涅而奚緇。此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若謂堅不磷。白不緇。非物理也。非物理何以喻大。

竊負而逃

孟子謂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此言舜之心則可。若謂真如此處。殆未盡也。舜受堯之天下。必有可以受者。而後可以弃。遽從而敝屣之。可乎。吾意聖人所過者化。是無不可化之父也。書曰。瞽亦允若。則必無殺人事矣。不幸而有之。如周世宗可也。柴守禮。世宗父也。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也。古有八議之法。首曰議親。況父乎。或謂不問必不悛。又殺人也。則如之何。無已。則制之而已。文姜之淫。制其從者。夫人徒往乎。守禮之暴。制其從者。司空徒搏乎。此莊公世宗責也。嗚呼。子之處此。亦難矣。

退之衡嶽詩

退之謫陽山。令嘗謁衡嶽。有詩云。手持杯琰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退之卒內召。琰固神也。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以琰陰陽爲聖。卜其後祿。自小校上至節度使。俱不應。忽呼曰。過此則天子乎。一擲而聖。我高皇帝壬辰起兵。禱龍興寺伽藍之神。以琰卜。曰。守此則陰陽。出此則陽。兩卜俱陰。不吉。則曰。莫不容予倡義否。復陰之。果陰。又曰。果倡義而吉乎。復陰之。又陰。卒以是起兵。有天下。嗚呼。異哉。豈天子爲天地人物之主。山川鬼神隨在而呵護之耶。何其受命之如響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道由也。言君子尊德性而由問學。問學所以尊德性也。非問學之外。別有尊德性。

之功。致盡極道。溫知敦崇者。問學之目也。吳幼清凝道山房記曰。德性一而問學之目八。蓋先得我心矣。又曰。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則又牽於聞見而不能自信其說矣。近王伯安曰。聖人無二教。學者而二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一也可謂獨得其旨矣。苟博文而不以約禮。問學而不以尊德性。則亦何用乎博文問學哉。朱子嘗譏俗儒記誦詞章之學矣。若博文不以約禮。問學不以尊德性。則與彼之俗學何異。吳氏所謂。此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未有能救之者也。

牧之書夫子廟碑

杜牧之書韓公處州夫子廟碑陰曰。天不生夫子於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夫中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有陰陽鬼神爲之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彼四君若燕昭。秦始皇。漢武。梁武。二臣若李斯。商鞅。不爲無知。一日不信。背而之。刑名之仙。之釋。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百家蠶起。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天下隨時而宗。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橫流中國。不知止泊。何依而爲詞。彼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是故必不夷狄如也。牧之尊夫子。可謂至矣。蘇長公序六一集。論楊墨申韓。敘透徹。其源實出此耳。

詩亡辯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言。實二經終始之要。義理之所關也。解者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脈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

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皆在其中。非獨以爲雅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若以爲浮詞。而刪節擺脫。則情間而理遷。非孟氏之旨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迴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旣不得知。其見于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于樂工之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于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于孟子。而後世猶有未明其義者。因爲之辯。此金華王柏所論。見文軌。

焦氏筆乘卷五

醫方

梁溪漫志云。陸宣公在忠州。哀方書度日。非特假此避禍。蓋仁人之用心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特衛生。亦可及物。本草單方。近已刻於四明。然唐宋人文集及雜說中。名方尚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爲之。恨藏書不廣。倘有能用予言。集以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也。此言甚合余意。讀書之餘。隨疏記數則。尚俟同志者廣之。

許道幼以母疾。覽醫方。遂號名醫。戒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侍藥。不知方術。可謂孝乎。

一方士嘗貨藥淮西。值兵變。竄入深山中。遇老姥。年二百許歲。自謂金亡避兵來此。元完顏氏之醫姥也。傳以背瘡方。用射干一味。俗名地扁竹是也。原花園中物。葉如良薑。根如竹鞭。其色初開如金狀。每用小錢抄末三字許。溫酒調服。病在上即微吐。在下即微瀉。功效如神。仍用膏藥收口。又傳壽星散。專治惡瘡。痛不可當者。糝之。不痛。不痛者。糝之。即知痛。大南星一味爲末。如背瘡大痛者。遍糝於上。即得安臥。不痛者。糝之。知痛。即可治也。養生主論。

瘍醫公孫知叔。記問該博。深明百藥之性。創造五毒之劑。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石理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壯腎。石膽治筋而滋肝。外療瘡瘍之五證。內應五臟。拘之以黃堇。熟之以火。候藥成。傅瘍無不神效。一人鬢有疽。一夕決潰。勢欲殆。以前藥傅之。應手而差。推蓬寤語。

治目障翳。以熊膽少許。淨水略調開。盡去筋膜塵土。入冰腦一二片。或淚痒。加生薑粉。以銅筋點之。赤眼亦可用。齊東野語

治疝。以薏苡仁。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爛。入鍋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宋張世南游宦

聞紀

昔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奴死。割腹視之。得一白髓。以諸藥內髓口中。終不死。後有乘白馬來者。馬溺澀髓。縮頭藏脚。試取溺灌之。豁然消成水。主人頓飲一升而愈。志怪

吳廷紹為太醫令。先主因食飴喉中噎。醫莫能為。廷紹獨謂當用楮實湯。一服疾良已。馮延己苦腦中痛。廷紹密詰廚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治以甘豆湯。亦愈。或叩之。答曰。

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除其毒耳。聞者大服。江表志

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淪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

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病愈。南史

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癰狀。頃之大如盃。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菘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已。而果然。使搗川升麻。取冷熟水。調二大盞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莖皆具。腫即消。續煎平

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夷堅志

雷州康財妻。為蠻巫林公榮。用雞挑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脈中有

生肉。雞形已具。康訴於州。捕林真獄。而呼楊令具疾證。及所用藥。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胸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內物能動。騰上則胸痛。沈下則腹痛。積而瘦悴。其候也。在上鬲則取之。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鬲則瀉之。以米飯下鬱金末三錢。毒即瀉下。乃以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餅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夷堅志

宋英宗書齒藥方。生地黃、細辛、白芷、蛙阜角各一兩。去黑皮并子。入餅中。用黃泥固濟。炭火五六斤。煨令炭盡。入白殭蠶一分。甘草二錢。并爲細末。早晚用揩齒牙堅固。并治衄血動搖等疾。宋周密雲烟過眼錄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醫請用平藥。僧垣曰。脈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梁書

許允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允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芪、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重薄之。是夕語。

馬監場云。泉州一僧。能治金蠶蠱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澀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濃煎石榴皮汁飲之。即吐出。有蠶皆活。無不愈者。西溪叢語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蟲下行。最難治。當用獺爪爲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蟲上行也。西溪叢語

體中多不快。亦是血氣未定時。失調護耳。某二十四五時。正如此病。因服兔絲。遂健啖耐勞。今寄方。去兔絲子淘擇淨。焙乾。秤九兩。準一勝。用好法酒不用煮。酒一升。浸三日許。日中曬。時時翻。令瀝盡酒。薄攤曬乾。盜器貯之。每日空心抄一匙。溫酒吞下。久服不令人上壅。服三兩月。其啖物則如湯沃雪。半歲則大肥息矣。覺氣壅則少少服麻仁丸可也。往歲嘗傳此法與京西李大夫。其人服不輟。昨任祕書少監。與同省。啖物作勞。如少年人也。已七十四五矣。山谷刀筆

婦人多兒女之態。外閒事不須每令知也。古方有治百合病者云。意欲食復不能食。欲臥復不能臥。欲出行復不能出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聞食氣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身形如和。其脈數。四物湯加百合等分。同煎煎成。調成鍊鐘乳一大錢。計三兩日中可知。山谷刀筆

聞苦下痢。知向安矣。但少服攻擊之劑。調飲食之味。日日全矣。赤石脂末二錢。搜白麩二兩半。切三刀子。軟煮。調和羊清汁。食虛劣人。不過兩服。即成藏府矣。河魚丸。用大芎二兩。神麴二兩。炒爲細末。湯浸蒸餅丸。如桐子大。每五十九。薑湯下。桃紅丸。赤石脂二兩。細研泡製。乾薑末二錢。和勻。湯浸蒸餅丸。如桐子大。每百丸。濃粥飲下。日三服。山谷刀筆

韭多補洩。子甚溫。俗呼草鐘乳。真誥云。務充服韭煎。以入清冷之淵也。

茄子根煎湯浴足。能治竈瘡。竈瘡足跟凍瘡也。

蛇蛻塞兩耳。治瘡疾。覆盆子是。莠子。竿取汁。合成膏。塗髮不白。麋鹿。非八卦辰屬不葷臙。能溫補。於人生

死無尤。道家聽用爲脯。

鼈爲臠。數食可長髮。

以清水漱口。飲酒至斗不亂。或曰。酒毒自齒入也。

木瓜。性益下部。若脚膝筋骨有疾者。必用焉。故方家號爲鐵脚梨。清異錄。○段文昌銀稜木瓜。樹解合爲桶也。

木瓜味酢。善療轉筋。陶隱居云。如轉筋時。但呼楸名。及書上木瓜字。輒愈。

蜘蛛網纏贅疣。七日消爛。屢有驗。

粳粟米。五穀中最硬。得漿水易化。倉粳米炊作乾飯。食之止痢。

小兒瘡痂。以榕粉日傅之。則易差而無痕。汗漫錄。

重午日午時有雨。則急砍一竿竹。竹節中必有神水。瀝取和獺肝爲圓。治心腹塊聚等病。金門錄。

王蕤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貫苦脚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蕤裏五十石獻之。後擢待制。揮塵錄。

藪黃茅根也。煎汁治消渴。藝林伐山。

段成式云。龍腦香出波律國。樹高八九丈。可六七尺圍。乾脂爲香。清脂爲膏。子主內外障眼。又有蒼龍腦。

不可點眼。經火爲熟龍腦。續博物志。

南荒生筴竹。長百丈。圍三丈五尺。可以爲大船。其味美。張華注。子筴煮而食之。可以已創厲。物類相感志。

抱朴子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長生。

庾堅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目看細書。鬢髮皆黑。梁書

病疽者但有痛處。或有頭。或無頭。但用大瓣蒜。切令厚二分許。貼瘡上。用麥粒大艾炷灸。每灸至十五六壯。可換一餅子。極甚者。可灸至二百壯許。但灸勝不灸也。灸了服托裏散。散用菔豆粉四兩。乳香一兩。極細。每服二錢。新汲水調下。覺熱躁。日三服不妨。瘡可用追風散洗。龍骨五倍子二兩。飛礬一兩。為末。每二錢。沸湯泡取清者。乘熱淋洗。洗了用官藥局雲母膏貼。毒勢盛者。日再洗。換膏藥。如壯熱頭疼。瘡根極痛。可用大木薛荔二百葉。爛研。用酒一升。杵攪拌裂取汁。煎一沸。隨宜取盡。未解再服三服不妨。雖氣弱人。且去瘡毒為上。山谷刀筆

益眼者無如磁石。以為盆枕。可老而不昏。寧王宮中多用之。豐寧傳

冬瓜仁七升。以絹袋盛之。投三沸湯中暴乾。如此三度。苦酒浸一宿。為末。日服方寸匕。令人不老。

雷公炮灸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日辟眼

矇。有五花而自正。五加皮。腳生肉枕。視繫宕根。囊皺旋多。夜煎竹木。草。體寒腹大。全賴鷓鴣血。泛經過。飲調

瓜子。欬逆數數。酒服熱雄。遍體癆風。冷調生側。附子旁生者。腸虛泄利。須假草零。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

塊。全仗硝礪。益食加觴。須煎蘆朴。強筋健骨。酒送菘鱠。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口點陰膠。產後肌

浮。甘皮酒服。腦痛急投硝末。心痛速覓延胡。容齋隨筆

扁鵲見秦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

扁鵲怒而投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策國

東坡曰。士大夫多祕所患。以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吾平生求醫。必盡告以所患。然後診之。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唐傳張皋疏。人無故不應餌藥。出千金方序。論云。病患已成。須勤藥餌。故立補養之方。平人無事。不宜著手。芥隱筆記

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末者。角也。故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見王楙所著甚明。今人不惟一槩作男子補精益血之劑。於麋鹿亦不能辨矣。屈

馬火也。故將火而夢馬。火就燥。燥而不已。則窮。故膏油所以爲無窮也。藥之膏油者。無如地黃。啖老馬。皆復爲駒。樂天采地黃詩云。與君啖老馬。可使照地光。今人不復知此法。吾晚學道。血氣衰耗。如老馬矣。然多食生地黃。而不可常致。此藥以二八月采者良。如許以此時寄惠爲幸。欲烹爲煎也。東坡集

成化二十一年。新野疫癘大作。死者無虛日。鄰人樊滋夫婦。臥牀數日矣。余自學來。聞其家人如殺羊聲。不暇去衣巾。急往視之。見數人用絛被覆其婦。牀下致火一盆。令出汗。其婦面赤聲啞。幾絕。余叱曰。急放手。不然死矣。衆猶不從。乃強拽去被。其婦躍起。倚壁坐。口不能言。問曰。飲涼水否。頷之。與水一盃。一飲而盡。始能言。又索水。仍與之。飲畢。汗出如洗。明日愈。或問其故。曰。彼發熱數日。且不飲食。腸中枯涸矣。以火

蒸之。速死而已。何得有汗。今因其熱極。投之以水。所謂水火既濟也。得無汗乎。觀以火然枯鼎。雖赤而氣不升。注之以水。則氣自來矣。遇此等證者。不可不知。夢醒錄

解叔謙母疾。夜於庭稽顙。聞空語曰。得丁公藤爲酒便差。訪醫及本草注。無識者。乃至宜都郡。見山中老公伐木。問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卽差。

朝野僉載。泉州盧元欽患大風。唯鼻未倒。五月五日。取蝮蛇膽欲進。或云肉可治風。遂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頭覺漸可。百日遂平復。

荆楚歲時記云。野人以五月五日。得啄木鳥。貨之。主齒痛。淮南子亦云。斲木愈齩。

太平廣記。趙延禧遭惡蛇所螫。處貼蛇皮。便於其上。灸之。引去毒氣。卽止。

宋朝類苑。載楊岫瘍生於頰。連齒輔車外。腫若覆甌。膿血內潰。痛楚甚。療之百方不差。或語之曰。天官瘍。醫中有名方。何不試用。岫按瘍醫註疏中法製之。用藥注瘡中。少損朽骨。連牙潰出。遂愈。按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瘡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所謂腫者。壅腫也。潰者。膿血溢也。金者。刃傷也。折者。傷損也。祝。讀如注。以藥傅著之也。劑。刮去膿血也。殺。去其惡肉也。齊。與劑同。五毒。五藥之有毒者。石膽一。丹砂二。雄黃三。礬石四。磁石五。用黃堇。實五石。其中燒之。三日夜。其烟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瘡。惡肉破骨盡出。黃堇。黃瓦器也。此當爲後世醫方之祖。前公孫知叔卽此方。非其創造也。

李延壽北史有楊愔塗腫法用麤黃石如鵝鴨卵大者猛火燒令赤納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暴乾搗篩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

西陽雜俎一方用井口邊草著母臥薦下勿令人知能止小兒夜啼。

歐陽公與梅聖俞書失音記得一方將槐花于新瓦上炒熟置懷袖中隨處送一二粒口中咀嚼之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通。

梅聖俞和吳正仲赤目見寄詩云暫看朱成碧難逢扁與和金篋舊孰在訶子古方磨自注云葛洪治赤目翳膜方訶子一枚以蜜磨注目中。

江少虞皇朝類苑有西岳蓮花峯神傳齒藥方序曰元亨在大聖中結道友登岳頂至明星館故址得斷碑數片髣髴有古文洗滌之得歌一首曰豬牙阜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葉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煨研細將來使最良揩齒固牙髣髴黑誰知世上有仙方荷葉下注云剪荷葉心子也慮歲月浸久剝裂不完因錄以歸朝之名卿巨公皆傳之脩用其效響應。

江鄰幾雜志云上在青宮苦腮腫用赤小豆爲細末水調傅腮上遂愈。

遜齋閑覽云淮西士人楊勔中年得異疾每發言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其聲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可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其言讀至雷丸忽無聲乃頓服數粒遂愈。

夷堅志云。時康祖患心漏二十年。當胸數竅。血液常流。屢訪名醫。皆云不可治。又積苦腰痛。行則偃僂。韓子溫爲檢聖惠方。腰痛門。冷熱二證。方示之。俾自擇焉。康祖自以年老羸弱。取其熱劑。用鹿茸。附子。鹽花。三分爲末。棗肉丸之。每服三十九。空心酒下。服之月餘。腰屈復伸。心漏隨愈。且精力倍昔。其後有吏吳汝。病苦是疾。服之亦愈。此方本治腰痛。不知其效。乃爾。徧告世之醫者。皆不測其故。

洪輯幼子佛護。病痰喘。醫不能治。凡五晝夜不乳食。危甚。夢一婦人告之曰。何不服人參胡桃。方覺而依其言。煎湯灌兒。一覘殼許。喘定再進。遂得睡。三進而愈。此藥不載於方書。蓋人參定喘。而帶皮胡桃。則斂肺也。予素痰疾。因晚對孝宗諭。以胡桃肉三顆。生薑三片。臨臥服之。畢。卽飲湯三兩。呷。又再嚼桃薑如前數。且飲湯勿行動。卽就枕。既還玉堂。如旨服之。申旦而嗽止。疾不復作。輯之事亦類此。

湖陽公主難產。方士進枳殼四兩。甘草二兩爲末。每服空心大錢七。如茶點服。自五月後。一日一服。至臨月。不唯易產。仍無胎中諸惡病。

抱朴子云。趙瞿病癩。歷年醫不差。家乃賣糧送弃山穴中。瞿自怨不幸。悲嘆涕泣經月。有仙人經穴。見而哀之。具問其詳。瞿知其異人也。叩頭自陳乞命。於是仙人取囊中藥賜之。教其服百餘日。瘡愈。顏色悅。肌膚潤。仙人再過視之。瞿謝活命之恩。乞遺其方。仙人曰。此是松脂。彼中極多。汝可鍊服之。長服身轉輕。力百倍。登危涉險。終日不困。年百歲。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常見有光大如鏡。

李昉該聞集云。爆竹辟妖氣。鄰人有仲叟家。爲山鬼所祟。擲瓦石。開戶牖。不自安。叟求禱之。而妖祟彌盛。

叟謂之曰。翁旦夜於庭落中。若除夕爆竹數十竿。叟然其言。爆竹至曉。寂然安帖。遂止。茯苓久服之。顏色悅澤。能滅癍痕。抱朴子云。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玉女從之。能隱能彰。不食穀。灸癍滅。面生光玉澤。

唐書李百藥傳云。百藥勸杜伏威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頓欲死。既而宿疾都除。抱朴子內篇。古大墓中多石灰汁。夏月行人有瘡者。見墓中清水。用以洗浴。瘡自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洗。傳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

朝野僉載云。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者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其脛骨折處。猶有銅束之。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食之間有中毒。往往至殺人者。蓋蛇虺毒物。所熏蒸也。一僧教使掘地作坑。以新汲水投坑中。攪之令濁。少頃待其澄清。取飲即解。居山者不可不知。黃休復客話亦載此。

宋戶部尙書沈誥。爲人仁厚。一兵卒患背疽。乞假親爲合藥治之。時旱蝗。當致齋園丘。猶丁寧料理。藥內當用酒。恐市酤不中用。自取酒入藥。服之即愈。其法用瓜萋子一枚。乳香沒藥各五兩。甘草三錢。用醇酒九盞。臨服嚼沒藥一塊。飲此酒極妙。見葦航紀談。

周密志雅堂雜鈔。治喉閉方。用竹紙滲巴豆油令滿。作紙撚點燈。旋吹滅之。以烟薰喉間。即吐惡血而消。齊東野語云。辛丑。余侍親還自福建。途中有病喉閉者。老醫傳一方。用鴨嘴膽礬一味。研極細。釀醋調灌。

之藥甫下咽。大吐去膠痰卽差。然膽礬難得真者。不可不預儲以備急也。

廣五行記。永徽中絳州僧病噎不下食。告弟子。吾死之後。便開吾胸。視有何物。言終而卒。弟子依言。開視胸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肉鱗。弟子致器中。跳躍不止。戲以諸味。皆隨化盡。時夏中藍盛作澱。一僧以澱致器中。此蟲遂遶器中走。須臾化爲水矣。

東坡仇池筆記。治內障眼。熟地黃。麥門冬。車前子。三味爲細末。蜜丸如梧桐子大。本草云。三物相雜。治內障眼有效。屢試信然。三物皆難搗羅和合。異常甘香。真奇藥也。

朱子云。予嘗中烏喙毒。始時頭岑岑然。久之加煩懣。正如淳于衍毒殺許后之證。當時在深山中。不能得藥。須臾。徧身皆黑。勢甚危。意必死矣。偶記漢質帝語。得水尙可活。亟令人多汲新水。連飲之。遂大嘔洩而解。此亦不可不知也。

虞雍公允文。紹興中自衢州守召。至臨安。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泄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見一人被服如仙官。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一紙。曰。暑毒在脾。溼氣達腳。不瀉則痢。不痢則瘡。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夢回尙能記之。如其方服之。遂愈。

太平廣記。貞觀中太宗苦氣痢。衆醫不效。詔問殿庭左右。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有術士進以牛乳汁煎。搗服之立差。

左氏曰。反正爲乏。正無義也。正乃射侯之正。象形也。正以受矢。乏以藏矢。正相反也。邪正之正無所象。故正用侯。正之正。邪用琅琊之邪。並協音而借。是假借之書也。韓子曰。自營爲人。私人非自營之義也。人於篆象。男子之勢。故又音烏。与了。是象形之文。若自營之人。与了。絕之了。並同音而借。亦假借之書。疊。古作疊。祭肉之積在器也。从晶。精。象積肉形。宜祭器也。揚雄以疊爲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故从三日。从宜。此亦不識象形者也。能。象熊之形。許氏謂能。熊屬。則可矣。又曰。賢能之能。何也。出。象花英之形。許氏謂象草木益滋上出。則可矣。又曰。出進。何也。是皆惑象形於假借者也。三代之前有左氏韓子。三代之後。有揚雄許慎。猶不逮六書之義。況其他乎。

熊朋來論六書

熊朋來曰。古初制字。多象形。故象形爲六書之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五不足。而後假借。世間文字雖多。玉篇諸部。不過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六字。夾漈六書略。凡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於內諧聲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字。是諧聲居六書十分之九矣。漢字猶有有聲無字者。番字則皆諧聲矣。荆公字說。則字皆會意。無復六書矣。故王氏周禮新經。至六書無可說。

用脩論轉注

六書當分六體。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假借。轉注。是也。六書以十爲分。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借此四者也。轉注。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四象之書有

限。假借轉注無窮也。鄭漁仲六書考論假借極有發明。至說轉注之義。則謬以千里矣。原轉注之義。最爲難明。周禮注云。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人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爲轉注。許慎云。轉注考老。是也。毛晃云。老字下從匕。音化。考字下從丂。音巧。各字成文。非反考爲老也。王柏正始之音。亦以考老之訓爲非。蕭楚謂一字轉其聲而讀。是謂轉注。程端禮謂假借借聲。轉注轉聲。皆合周禮注展轉注釋之說。可正考老之謬矣。又易疏云。賁有七音。義各不同。觸類而長之。衰有四音。齊有五音。從有七音。差有八音。敦有七音。辟有十一音。皆轉注之極也。

周官六書之名曰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舊矣。然不若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聲之說。因名而可以得其義也。固意謂六書四者有象可見。故以象名。假借、轉注。則隱於四象之中。而非別有字也。或問假借、轉注。將無同乎。曰假借借義不借音。如兵甲之甲。借爲天干之甲。魚腸之乙。借爲天干之乙。義雖借而音不變。故曰假借。轉注轉音而注義。如敦本敦大之敦。旣轉音頓。而爲爾雅敦邱之敦。又轉音對。爲周禮玉敦之敦。所謂一字數音也。假借如假物於鄰。或宋或吳。各從主人。轉注如注水行地。爲浦爲淑。各有名字矣。是奚可同哉。

趙古則轉注論曰。轉注者。展轉其聲。而注釋爲他字之用者也。有因其意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有再轉爲三聲用者。有三轉爲四聲用者。至於八九轉者。亦有之。其轉之法。則與造諧聲者相類。有轉同聲者。有轉傍聲者。有雙音竝義。不爲轉注者。又有傍音協音。不在轉注例者。吳棫韻補庶矣。傍音之

類。迄今無書。學者引伸觸類可也。自許慎以來。同意相受。考老爲轉注。鄭元以之而解經。夾漈以之而成略。遂失其本旨。又若耆耆考考。耆耆六字。皆從老省爲義。以旨句勿占子至聲。今夾漈以之入轉注之篇。可乎哉。又若以日月成易。而轉爲明。以目少而眇。而轉爲省。此又不達其旨之尤者也。按說文。眉从目。徐曰。中微也。不從少。此夾漈臆說。

右趙古則所論。其全見聲音文字通。首云。展轉其聲。而注釋爲他字之用。可謂思過半矣。末節所論。真中夾漈之膏肓。而起叔重之廢疾也。然其云雙音竝義。不爲轉注者。又云傍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又非也。雙音竝義。傍音叶音。皆轉注之極也。極則窮。窮則變。變則通。蓋轉注爲六書之變。而雙音竝義。傍音叶音。又轉注之變也。若曰不爲轉注。則當爲何事。不在轉注例。則何以例之。是六書之法有不盡。而聖人之作遺餘力矣。又當於六書之外。別立一法以括之乎。茲余不得不辨者。不敢以疑網墮來哲也。

三十六字母

司馬溫公作切韻指掌圖。以三十六字母。三百八十四聲別。爲二十圖。極五音六律之變。分四聲八轉之異。遞用則名音和。傍求則名類隔。同歸一母。則名雙聲。同出一類。則名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吳幼清曰。三十六字母。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孃四字宜廢。圭缺羣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孃下注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

堅輕牽擎虔外。出肩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

伯琦論轉注之誤

元周伯琦云。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字也。轉注假借。文字之變也。夫既知轉注爲文字之變。是矣。而云轉注者。側山爲阜。倒之爲市。何哉。若如其言。猶是常也。豈得爲變。側山爲阜。亦是象形。倒之爲市。亦是會意。豈所以解轉注哉。

夏英公字書

夏英公集古篆韻。所引書目。汗簡。說文。石經。字略。夏書。籀韻。雲臺碑。豫讓文。古孝經。古周易。古尙書。演說文。雜古文。林罕集。古老子。山海經。古史記。古漢書。孫彊集。馬日磾集。牧子文。古世本義。雲章古莊子。碧落文。華岳文。古案經。張楫集。亢倉子。古爾雅。古論語。古毛詩。開元文。李彤集。古春秋。古禮記。徐邈集。三方碑。茅君傳。古樂章。古周禮。石椁文。濟南集。馬田碑。銀牀頌。烟蘿頌。荆山文。庾儼集。古月令。南嶽碑。陰符經。王庶子碑。祝尙書韻。比干墓銘。衛宏字說。具邱長碑。凌壇臺文。季札墓銘。滕公墓銘。周才字錄。朱育集字。樊先生碑。義雲切韻。羣書古文。楊大夫集。天台經幢。蒙邕石經。王維畫記。顏黃門說。庾儼字書。證俗古文。王先生誄。彌勒傳碑。陳逸人碑。楊氏阡銘。鬱林序文。周書大傳。淮南子上昇記。王惟恭黃庭經。趙琬章古字略。王存義切韻。張庭珪劔銘。裴光遠集綴。郭昭卿字指。李商隱略古。崔希裕略古。邱光庭序文。鳳栖記。

楊用脩字書目

楊用脩聞見字書目石鼓文鄭樵注王應麟注蘇軾注史篇說文引九經韻補羣經音辨賈昌朝小爾雅孔廣雅張揖要雅劉

賈升郎埤蒼元升郎漢永糾謬正俗古顏師通俗文服虔說文五義吳淑說文繫傳徐呂忱字林陸該字林葛洪

字苑曹產字苑御覽字府庾元威字府鐘鼎款識薛尚功集古錄歐陽脩博古圖呂大臨金石錄趙明誠故

跡遺文徐浩古跡記北齊李鉉字辯李燾五音譜七音韻鏡宋吳恭字林音義張楫誤字周成難字宋庠

國語音智騫楚辭音徐邈莊子集音甘輝魏包莊子釋音陶宏景黃庭經音孫炎爾雅音釋元應諸經音

義蕭該漢書音義李舟切韻董南一切韻指南晉王延文字音何承天纂文阮孝緒文字集略李登聲類

李季節音譜陸法言集韻隋潘徽韻纂孫愐唐韻曹憲桂苑珠叢張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夏竦

古文四聲韻趙克繼廣古文四聲韻郭忠恕佩觿集鄭樵字始連環鄭樵象類書溫公切韻指掌圖孟景

書林韻會黃公紹韻會舉要吳棫韻補顏元孫干祿字書婁機廣干祿字書周琦六書正譌王隆小學篇

說文字原劉士明動靜字音唐蒙博物記李肩吾字通洪适隸釋呂靜韻集周思言音韻文字辨疑夏侯

該韻略杜臺卿韻略陽休之韻略張楫古今字詁阮孝緒古今文詁班馬字類邛陵文字指要郭知元集

韻拾遺鄭氏篆髓戴侗六書故毛晃禮部韻略劉淵平水韻韻總李涪刊誤陳思寶刻叢編書苑菁華王

柏正始之音字謚隸格聲本聲緯

英公用脩有聞見字書目其未備者輒疏於此

神禹碑李斯嶧山碑泰山碑秦望山碑詛楚文皇象天發神讖碑石鼓音釋泉志古印式衛宏古文官書

郭顯卿雜字指。衛宏古文奇字。僧曇域補說文字解。說文音隱。說文韻補。古今字書。束皙發蒙記。楊承慶字統。顧野王玉篇。釋慧力像文。玉篇。趙利正玉篇解疑。司馬光類篇。侯洪伯字類。敘評。謝康樂要字苑。馮幹括字苑。葛洪要用字苑。殷仲堪常用字訓。賈魴字屬篇。鄒里要用雜字。王義文字要記。周成解文字。薛立字宗。文字譜。江邃釋文。王惜文字志。王氏文字要說。難字要覽。郭訓字旨篇。桂苑珠叢略要。隋王劭俗語難字。李少通雜字要。僧正度雜字書。文字整疑正名。顏延之詰幼。荀楷廣詰幼。顏延之纂要。文字釋疑。戴規辯字。李少通今字辨疑。顧愷之啓疑記。啓蒙文字指歸。唐武后字海。稽正辨訛。僧智光龍龜手鑒。僧寶誌文字釋訓。明皇開元文字音義。唐歐陽融經典分毫。正字音書考源。周研聲韻。呂靜韻集。張諒四聲韻。林段宏韻集。羣玉典韻。王該文章音韻。李槩音韻。李槩脩續音韻決疑。纂韻抄。劉善經四聲指歸。沈約四聲。夏侯詠四聲韻略。趙氏韻篇。李槩音譜。釋淨洪韻英。陸慈切韻。蕭鈞音韻。武元之韻詮。明皇韻英。顏真卿韻海鏡源。僧智猷辨體補脩加字切韻。李邕唐韻要略。雍熙廣韻。丁度集韻。禮部疑韻。陳彭年重脩廣韻。吳鉉五音廣韻。景祐韻。王延雜文字音。陽休之韻略。陽休之辨嫌音異字同音。張推證俗音。顏愨楚證俗音略。敘同音聲韻圖。柳曜五音切韻樞。切韻指元論。僧鑑言切韻指元疏。劉伯莊續爾雅。曹憲博雅。曹憲古今字圖雜錄。李商隱蜀爾雅。劉溫潤羌爾雅。蕃爾雅。母昭裔音略。陸佃爾雅新義。爾雅貫類。宋世良字略。徐鍇韻譜。劉守錫歸字圖。僧守溫三十六字母圖。僧宗彥四聲等第圖。僧行慶定清濁韻。鈐切韻。內外轉鈐。內外轉歸字。郭逸音訣。劉鎔經典集音。劉伯莊史記漢書音義。徐文遠左傳音。李元植三禮音。

義。公孫羅文選音義。陸德明經典釋文。曹憲文選音義。許淹文選音句。中正八體書。雍熙廣韻。王安石字說。唐相字說集解。劉原父先秦古器記。張有復古編。張有五聲韻補。汪藻古今雅俗字。王宗道切韻指元論。倪鏜六書類釋。許謙假借論。六書統。六書精蘊。四書五經明音。古今韻。漢隸分韻。梁有演說文。李行中字源。李陽冰謙卦碑。李陽冰新泉銘。趙古則聲音文字通。正轉音略。字學源流。六書指南。六書本義。王球嘯堂集古錄。高衍孫五書總韻。林罕字源。偏傍小說。葛刪正續千文字。婁機漢隸字源。劉球碑本隸韻。佐書韻編。洪适隸釋。石經遺字碑。王楚鐘鼎篆韻。杜本華夏同音。吾衍鐘鼎韻。吾衍周秦刻石釋音。吾衍學古編。吾衍續古篆韻。吾衍疑字。吾衍說文續釋。楊鉤鐘鼎篆韻。宣和譜。楊克一集古印格。王厚之復齋印譜。顏叔夏古印譜。姜夔集古印譜。趙孟頫印史。王應電同文備考。黃諫從古正文。楊慎六書索隱。轉注古音略。古音餘。古音附。書學正韻。字學集要。田藝蘅同文集。李宗言釋字。

歐公誤以八分爲隸

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歐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

用脩誤解歲字

用脩云。歲。古卽遂字。今文從步從戌。年至戌而終。乃秦以十月爲歲首。故制字从步戌。前此未有也。按爾雅。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歲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故年謂之歲。從步者。其躔度可推步也。從戌者。

木星之精生於亥。自亥行至戌而周天也。謂其始於秦。蓋誤。

霓可兩音

霓。說文。屈虹青赤。或白。陰氣也。雄曰虹。雌曰霓。研奚切。又五結切。南史。沈約作郊居賦。以艸示王筠。讀至雌霓連蜷。沈撫掌曰。僕嘗恐人呼爲平聲。范蜀公召試學士院。用彩霓作平聲。考試者判郊居賦。霓五結切。范爲失韻。當時學者爲之憤鬱。司馬文正公曰。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按韻書此類甚多。有兩音三音而義同者。皆可通用。

卅卅卅三音

顏之推稽聖賦。魏姬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廿音入。而集反。說文。二十并也。俗音念者誤。三十并爲卅。音撒。先合反。四十并爲卅。音錫。先立反。史記。秦始皇諸刻石文。四字爲句。正用此。今刻本一字改作二字。黃花老人詩。招客先開卅十雙。卻一字讀作二字。皆可笑也。

甄有三音

甄有三音。一在真韻。之人切。漢書。甄表門閭。靈貺自甄之甄。一在先韻。稽延切。左傳。左甄石甄。軍之兩翼也。一在震韻。之办切。周禮。典同。薄聲甄。注。掉也。鐘病也。殷寅元元。皇帝應見賀聖壽無疆詩。應歷生周日。脩祠表漢年。無由同拜慶。竊抃賀陶甄。自先韻旁入真韻。

說文引孔子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爲酒。禾入於水也。又曰。推一合十曰士。以一貫三曰王。此類甚多。豈叔重去古未遠。別有所見邪。抑孟堅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邪。

漢儒失制字之意

漢儒鄭元、賈逵、杜預、劉向、班固、劉熙諸人。皆號稱博洽。其所訓注經史。往往多不得古人制字之意。姑以釋親言之。如云父矩也。以法度教子也。母牧也。言育養子也。兄況也。況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子孜也。以孝事父。常孜孜也。孫順也。順於祖也。男任也。任功業也。女如也。從如人也。姑故也。言尊如故也。姊咨也。言可咨問也。夫扶也。以道扶接也。婦服也。以禮屈服也。妻齊也。與夫齊體也。妾接也。以時接見也。凡此率以己意牽合。豈知古人命名立義。固簡而易。盡乎。今以六書及許慎說文攷之。蓋父字從子。從一。子即手字。一即杖。以手執杖。言老而尊也。母字從女。從兩點。女而加乳。象哺子形也。兄字從口。從人。象同胞之長。以弟未有知。而諄諄誨之。友愛之情也。弟字上象丩角。中象擊手。下象跂足。不良於行。義當從兄也。子字上象其首。中象其手。下象并足。始生襁褓之形也。孫字從子。從系。子之系。所以續祖之後也。男字從田。從力。壯而力田。供爲子職也。女子象兩手相揜。斂足而坐。淑德貞閑也。姑字從女。從古。齒德俱尊。觀舅從日。可知也。姊字從女。從市。市即古紱字。紱爲蔽膝。義取在前。觀妹從未。可知也。夫字從天。而出。象妻之所天也。婦字從女。從帚。女而持帚。承事舅姑之義也。妻字從女。從尙。言女而上配君子也。妾字從女。從立。女

而侍立。卑以承尊也。細玩篆文。其義立見。乃漫不之省。輒爲之附會其說。亦鑿矣哉。

韓詩誤解字

韓詩外傳云。君者何也。曰羣也。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繇。眊眊乎其猶醉也。按古文。君字同從口。從口。取端拱南面。出命令而無爲之意。李斯小篆。從尹從口。許慎說文云。從尹從口。以發號。晉悼公曰。臣之求君。以出令也。此君字之義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李陽冰曰。王者之王。中一畫近上。王者則天之義。此王字之義也。師之稱爲先生。謂聞道先乎吾。如樂克於孟子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之類。長老之稱。亦爲先生。謂年齒先乎吾。如孟子遇宋徑於石邱。曰。先生將何之之類。子之稱父。亦爲先生。謂其分之可尊。如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之類。君之稱臣。亦爲先生。謂其德之可尊。如魯哀公聞冉有之言。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衛靈公聞子夏之言。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之類。此先生字之義也。古人制字。每寓意於點畫之中。觀此類可見矣。乃以羣釋君。以往釋王。以先醒釋先生。至如司馬遷、班固、鄭康成、應劭、劉熙之徒。諸所訓註。此類非一。則徒以聲之相近者而強釋之。初不攷六書之本意。其誤後人甚矣。

繇有六義

絲有六義。黃履翁云。漢高帝絲咸陽。則與徭同。文紀。無絲教訓其民。則與由同。百官表。咎絲。則與陶同。李尋傳。絲俗。則與謠同。韋孟詩。犬馬絲絲。則與悠同。班固賦。謨先聖之大絲。則與猶同。一字凡六用。

率有五音

率有五音。將率之率。音帥。孟子穀率。左氏藻率。唐率。更令。皆音律。量名。音刷。督率之率。音朔。算法約數之率。音類。

敦有九音

敦有九音。禮敦厚以崇禮。音墩。詩敦彼獨宿。音堆。樂記。樂者敦和。音純。詩敦彼行葦。賈誼賦。何足控敦。竝音團。詩敦弓既堅。廣韻。天子弓也。音雕。周禮。每敦一几。敦覆也。音幃。周禮。度量敦制。注。敦。布帛幅廣也。音準。周禮。珠槃玉敦。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音對。爾雅。敦邱如覆。敦音鈍。

離有十六義

離有十六義。黃離。倉庚也。見說文。離麗也。離也者。明也。見易。雉離於羅。見毛詩。大琴謂之離。見爾雅釋流。離。鳥名。見詩注。前長離而後裔皇。注。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織離。鳥名。見李斯書。陸離。參差也。見文選。侏離。夷語也。見漢南蠻傳。株離。西夷樂名。又設服離衛。注。陳也。見左傳。又離。木名。莖冢中之樹。見孔子世家。又水名。零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見地理志。又姓。離婁。見孟子。又轉去聲。不離飛鳥。不可須臾離也。見禮記。又轉力爾切。輪困離奇。又離靡廣衍。見漢書。

苴有十四音

苴有十四音。七閩切。麻也。子閩切。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苴。與巴同。又子邪切。菜壤也。一曰獵場。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木中傅艸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蒼。又作泐。今作渣。非。又都賈切。土苴。不精細也。又側下切。糞艸也。又側魯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醋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苞苴。囊貨也。

古字有通用假借用

經籍中多有古字通用。及假借而用。讀者每不之察。如易豐卦。雖句無咎。禮記內則。句而見。注皆釋均。不知句卽古均字。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古作蜚。與蜚字同。韻書訓別也。則肥當從蜚。離卦。離麗也。又云。明兩作離。禮昏經曰。納徵束帛。離皮。白虎通云。離皮者兩皮也。三五歷紀。古者麗皮爲禮。離麗古通用。巽卦。喪其資斧。資當讀爲齊。應劭云。齊利也。淮南子云。磨齊斧以伐朝菌。漢書王莽傳。引易句資作齊。質齊古通用。艮卦。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熏讀爲闇。蓋艮爲闇也。熏闇古通用。歸藏。易一與。與讀爲坤。卽古坤字。書堯典。方命圯族。圯讀爲弊。卽古弊字。禹貢。西傾因桓。是來。又和夷底績。水經注。和夷底績。卽西傾因桓之桓。漢書。桓東少年場。注。桓楹。卽和表。和表。又轉爲華表。桓譚新論。隋志。作華譚。桓和華三字。古通用。又岷嶓。旣藝。又岷山導江。史記引此。皆作汶。三國志。蜀後主測登觀坂。觀汶水之流。五代史。王建貶衛尉少卿。李綱爲汶川尉。徐無黨註。汶讀作岷。汶岷古通用。五子之歌。甘酒嗜音。又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二甘字。

當讀爲酣。古字省文。微子沈酣於酒。酣當讀爲醕。音煦。漢書趙充國傳。醉醕羌人。顏師古曰。醉怒曰醕。卽醕字。固命。伯固。說文。固作界。唐杜佑秦省官疏云。伯景爲太僕。固界。古與景字同音。亦相借耳。詩小序。氓喪其妃。耦妃當讀爲配。妃配古通用。國風。猗嗟。名兮。玉篇引名作顛。眉目之間也。西京賦。略藐流盼。一顧傾城。注。昭詹睫之間。皆言美人詹目流盼。使人冥迷。所謂一顧傾城也。名顛。略三字古通用。小旻。發言盈庭。發讀爲聒。發聒古通用。碩人。鱣鮪發發。發讀爲潑。發古潑字省文。小雅。采芣。平平左右。論語。便便言。皆訓辨給也。堯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百姓。平便古字通用。公劉。芣鞠之卽。韓詩外傳作阮。班孟堅云。弦中谷丙水出西北。東入涇。注。芣阮。雍州川也。師古云。阮讀與鞠同。古字通用。蓼蕭。爲龍爲光。長發。荷天之龍。二龍字。註皆釋龍也。然不知卽古龍字省文。隰有萋楚。旖旎其華。王逸云。今詩作猗儺。二字皆平聲。楚辭。紛旖旎於都房。相如賦。旖旎以招搖。揚雄賦。旗旐邛偁之旖旎。王褒賦。形旖旎以順吹。旖旎卽古猗儺字。殷頌。武王載發。發讀爲旆。發旆古通用。禮記。月令。審端徑術。術讀爲遂。術遂古通用。又天子乃鮮羔。開冰。鮮讀爲獻。鮮獻古通用。玉藻。立容辨卑。毋調辨。讀爲貶。辨貶古通用。又盛氣顛實。揚休。顛讀爲填。填古通用。一命縕。韞幽衡。幽讀爲黝。黝黑色。幽黝古通用。少儀。鸞和之美。美讀爲儀。美儀古通用。樂記。名之曰建。囊建讀爲展。建展古通用。祭義。燔燎羶薌。羶薌讀爲馨香。羶薌馨香古通用。祭統。百官進徹之。進讀爲餽。進餽古通用。投壺。若是者浮。浮當讀爲罰。浮罰古通用。又籌。空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何休曰。側手爲膚。按指爲寸。扶讀爲膚。扶膚古通用。又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綍讀爲紼。綍紼古通用。周

禮。小司徒。施其職而平其政。政讀爲征。政征古通用。賈師。展其成而奠其賈。奠讀爲定。奠定古通用。司尊彝。凡酒脩酌。脩讀爲滌。滌古通用。大宗伯。攝而載果。果讀爲裸。音灌。果裸古省文。司几筵。每敦一几。鄭元曰。敦覆也。敦讀爲燾。敦燾古通用。鬱人。遂狸之狸。讀爲埋。狸埋古通用。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舍讀爲釋。舍釋古通用。典瑞。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纁讀爲藻。纁藻古通用。巾車。革路龍勒。條纓。條讀爲條。條條古通用。又蒲蔽。芬蔽藻蔽。藩蔽。爾雅。輿前謂之鞞。後謂之葦。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通作葦。蔽葦古通用。雍氏。秋繩而芟之。繩讀爲孕。繩孕古通用。考工記。梓人爲侯。上兩個與其身。个讀爲幹。个幹古通用。鞞人。鞞欲順典。順典讀爲懇殄。順懇典殄古通用。函人。犀甲七屬。屬讀爲注。屬注古通用。又眡其鑽空。空讀爲孔。空孔古通用。慌氏。以欄爲灰。欄讀爲練。欄練古通用。矢人。以其筈厚。筈讀爲橐。筈橐古通用。匠人。爲溝洫。凡行奠水。奠讀爲停。奠停古通用。弓人。爲弓。老牛之角。紆而昔。昔讀爲錯。昔錯古省文。又畏也者。必撓。畏讀爲隈。畏隈古省文。又中有變焉。故校。校讀爲絞。校絞古通用。儀禮注。布八十縷。爲一宗。宗讀爲升。宗卽古升字。春秋宣公九年。晉卻缺救鄭成公。十七年。晉殺卻錡。卻擊。卻至。卻讀爲郟。音隙。漢有郟正。晉有郟超。郟鑿。郟古郟字。左傳。隱公元年。衆父卒。衆讀爲終。衆終古通用。文二年。穆伯及晉司空士穀。盟於垂隴。及士會。士燮。士鞅。士當作士。傳譌耳。又詩。徹彼桑土。土讀爲杜。土姓。杜伯之後。土卽古杜字。省文。宣四年。鬪穀於菟。班固。敘傳。引此。菟作擇。古通用。襄二十五年。子產對晉云。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恪當讀爲客。恪客古通用。又衛侯入。逆於門者。鎮之而已。說文。鎮。低頭也。徐氏曰。點頭以應也。

今作領。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介讀爲个。介个古通用。昭元年趙孟視蔭。蔭讀爲陰。蔭陰古通用。文元年享江芊而勿敬也。又昭十三年芊姓有亂。必季實立。今氏書有乜姓而無芊姓。諸韻書乜芊字同音。皆訓羊出聲。則知芊卽古乜字。昭七年隸臣僚。僚臣僕。僚當讀爲牢。僚卽古牢字。昭二十五年隱民多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詩云如有隱憂。隱當讀爲殷。隱殷古通用。又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冰讀爲棚。箭房之蓋。冰棚古通用。定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爽讀爲霜。爽霜古通用。穀梁傳以伯宗爲伯尊。賈逵以宗盟爲尊盟。與舜典禮於六宗。宗亦爲尊。宗尊古通用。國語王乃秉枹親鼓之。離騷援玉枹兮擊鳴鼓。枹讀爲桴。枹桴古通用。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當爲祇。正義云古祇字。孟子河海之於行潦。潦讀爲滂。潦滂古通用。素問脈泣而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泣讀爲澀。泣澀古通用。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俊古舜字。莊子膠膠擾擾。膠讀爲攪。膠攪古通用。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注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注誰與譙通。與高帝譙讓項羽之譙同。何與呵同。譙呵。如今關城盤詰之例。誰譙何呵。古通用。史記瘦死獄中。說文束縛捽捽爲臾。瘦臾古通用。有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亞漢書作惡。漢條侯周亞夫有玉印。其文曰周惡夫印。亞惡古通用。又尉佗曰使我君中國。何渠不若漢。長安狹斜行。丈夫且徐徐。調弦渠未央。淵明詩壽考豈渠央。黃魯直木穿石槃未渠透。渠字班史及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俱作遽字。宋王楙引庭燎詩注云夜未渠央。渠當呼作遽。謂夜未遽盡也。渠遽古通用。漢紀紅女下機。紅卽古工字。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

於妒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二媚字竝讀爲媚。媚亦妒也。五宗世家云常山憲王后妬媚。王充論衡云妒夫媚婦。生則忿怒鬪訟。媚媚古通用。漢書兵難險度。險讀爲遙。卽古遙字。又規察規讀爲廉。規覘視之義。卽古廉字。呂紀未敢訟言誅之。訟讀爲公。古公字。又孟光舉案齊眉。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二案字卽古椀字。又思元賦。顛羈旅而無友兮。顛讀爲獨。顛獨古通用。百卉含蕊。蕊讀爲花。卽古花字。言辯而确。确讀爲確。确確古通用。又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通用。秦方士徐市。又作徐福。實一人也。市讀爲黻。古黻字。黻福聲相近。司馬長卿大人賦。上僊僊有凌雲之氣。僊讀爲飄。僊飄古通用。論衡云伍員帛喜。帛喜讀爲伯嚭。帛伯通喜古嚭字省文。又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天官書一湛一早。時氣也。淮南子旱雲烟火。涔雲波水。又云雖有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已也。湛涔古通用。淮南子人間訓。置之前而不輶。錯之後而不軒。輶讀爲輕。古輶字。秦族訓無隱士。無軼民。又車有勞軼。軼讀爲逸。軼逸通。又經誹譽以導之。齊俗訓聽失于誹譽。誹讀爲毀。誹毀古通用。又鳥窮則囁。獸窮則犇。囁讀爲喙。喙喙通。犇讀爲觸。卽古觸字。兵略訓吏民不相憖。憖讀爲睦。憖睦古通用。又進退屈伸。不見朕整。整讀爲垠。卽古垠字。又昧不給撫。呼不給吸。給讀爲及。給及通。韓詩內傳已北耕。曰由。呂氏春秋管子皆云堯使稷爲由。錢譜神農幣文農作由。由農通。風俗通怪神女新從聳家來。聳讀爲壻。卽古壻字。束皙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唐林兄弟贊。二唐潔己。乃點乃汚。陸厥答內兄希叔詩。旣叨金馬署。復點銅龍門。點卽古玷字。析里橋碑跋云。醴散關之嶮。深史記張儀傳。杖而醴之。韓

信傳。驛兵北首燕路。洪氏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驛耒。又云。辭榮驛黻。驛卽古釋字。管子君臣上篇。緝統卽古袞冕字。又輕重甲篇。鮑卽古搗字。唐蘇頲朝覲壇頌。乚虞氏。乚讀爲稽。古稽字。白樂天詩云。誰教不相離。相字讀爲斯。相斯古通用。金大定中題燕靈王之柩作舊。柩舊古通用。此類最多。不可殫述。苟讀如其字。誤亦甚矣。

古文多倒語

古文多倒語。如息之爲長。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釁之爲祥。結之爲解。坐之爲跪。浮之爲沈。面之爲背。糞之爲除。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以息訓長也。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其臭如蘭。衿纓皆佩容臭。胡臭亶時。其臭羶。臭陰達於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於成。艸不潰茂。以潰訓遂也。將以釁鐘。以釁訓祥也。親結其縈。以結訓解也。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以坐訓跪也。越浮西子於江。以浮訓沈也。馬童面之。面縛銜璧。面規渠而改錯。以面訓背也。爲長者糞。以糞訓除也。

古逸經

初。秦之威學也。書藏於屋壁。後人收拾散滯。遂已不全。其後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愈遠而愈失真矣。如采齊。豨首。見周禮。河水。祁招。新宮。轡之柔矣。雖有絲麻。翹翹車乘。俟河之清。

禮義不愆。見春秋傳。驪駒。見漢儒林。皆逸詩也。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見左傳疏。誣神者殃及三世。見劉向傳。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又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又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見說苑。其亡斯自取災。見風俗通。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見說文。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東方朔。化民有道。對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見鹽鐵論。皆逸易也。民可近也。而不可止也。見周語。聖作則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見左氏。維高宗報上甲微。見孔叢子。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見賈誼書。禹七年水。湯五年旱。見墨子。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見風俗通。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厥兆天子爵。見白虎通。前師乃鼓箴。見周禮大司馬注。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見國策。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見孟子。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見史記。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見呂氏春秋。毋爲權首。將受其咎。又先其算命。見漢書。說文引虞書。仁閱覆下。則稱昊天。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又引酒誥。王曰封。唯曰若圭璧。文選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皆逸書也。半璧曰璜。見周禮疏。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見文選注。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馬。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見王度記。皆逸禮文也。王居明堂位。見正義。瑞命。見論衡。聘禮志。見荀子。皆逸禮篇名也。文翰若采。維周成王時蜀人獻也。見古今注。逸周禮也。

玉粲之璉兮。其瓌音猛也。見說文。古皆沒。見風俗通。如玉之瑩。見文選注。璠璣魯之寶也。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見事類賦。並稱逸論語。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見法言。人皆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見說苑。三見齊王而不言事。見荀子。紂貴爲天子。不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見伍被傳。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見史記。六國表注。舜生五十。不失其赤子之心。見鄭元坊記注。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見桓寬論。泰山之高。參天入雲。見文選注。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見史記。並稱逸孟子。夫諸書漢儒劉向輩。校定於前。蔡邕輩鑄刻於後。嗣是唐有大唐石經。宋有三體石經。可謂詳矣。第不知漢初諸儒之所讐校者何書。遂至遺逸如此。先儒往往稱外國本。曾見蜀有論語石經。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必有我師焉。下有我字。後其食作後食其祿。唐元宗亦改洪範無陂爲無頗。凡此豈孔壁既出之後。殘篇斷簡。漢初諸儒。致校弗精。以致斯繆。後人因而承襲之與。

僞書

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邪。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豈禹時所有邪。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然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圓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圓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辯貴賤。正賢否。爲神農之書可乎。

三略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雜援軍讖以足成之。夫讖書起於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中略之末。謂三略爲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武。果衰世乎。六韜中其言多誣聖賢之甚。竊孫吳之陳。而謂太公爲之乎。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孝友。張仲。宣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邛明書也。然其中有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爲節。秦始有之。邛明安得紀之。左傳。汲冢周書也。其周月解。則以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夫自堯時日躔虛一度。至漢太初歷始云。日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爲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歷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至太初歷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倣左氏之文。是何彼此之偶合。作聲譌。似指漢武朱鴈芝房之事。喻子車。復竊韓愈宗元墓銘之意。是何先後之相侔。蒼頡篇。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鯨。韓覆畔討威殘。然則漢事何以載於秦書。列仙傳。劉向作也。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然則釋教何嘗興於漢前。此類甚多。或摹古書而僞作。或以己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流。曲爲辯釋。以炫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

諺有自來

今諺云。遠水不救近火。此出韓非子。以干求請託爲鑽。出班固答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以見陵於人爲欺負。出漢書韓延壽傳。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克責。曰不中用。此出史記始皇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此出漢武故事。上嘗語栗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

狗曰小家子。出漢書霍光傳。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封侯。曰子細。本北史源思禮傳。爲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罵人爲獯奴。本南史王琨獯婢所生。曰附近。古作傅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傅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形容短矮者。俗謂之蓮。文選有蓮脆之語。唐書王伾傳。形容蓮陋。蓋里巷常談。其所從來遠矣。

右焦氏筆乘六卷。續八卷。明焦竑撰。按竑字弱侯。上元人。有漪園集。事蹟具明史稿文苑傳。是書四庫提要著錄。附存目中。作八卷。或采進本偶殊也。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稱其晚掇巍科。仕雖不達。公望歸之。亳州李文友仁卿詩云。文章南國多門下。翰墨西園集上才。蓋實錄也。詩特寄興。故僅錄二首。然如周櫟園書影錄其梅花詩。花開幕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亦羌無俗韻。又稱其嘗欲集古雜記中諸藥方爲一書。惜未成。只筆乘中載有數十條耳。云云。今觀是書所錄醫方一卷。及續錄均註出典。而全書顧不如是。宜提要以多勦襲說部。沒其所出譏之矣。朱國楨湧幢小品稱其率直任真。嘗爲講官。撰養正圖說。諸老大悲。謂由他途進。又載其序呂坤閏範。衆大譁云云。沈景倩野獲編謂其又不幸承乏典試。張新建遂借闡事。撫拾之。弱侯實博洽冠世。以勇於獻替。遂遭忌口。士君子處末世。卽著書立言。亦當愆慎云云。則弱侯亦以講學自命者。今檢續筆支談一卷。乃專以西方直指。化誘後學。幾如宗門導師。景倩又謂其與泌水劉晉川。並推尊李卓吾爲聖人。宜其流弊至此。亦可駭矣。然書實淹博。似不讓揚用修。朱鬱儀。竹垞又稱其儲書之富。幾勝中簿。多手自抄撮。諒不誣矣。道光庚戌立夏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